

1942年生，福建福州人。西泠印社社員。師從沈觀壽、陳子奮先生。致力研究秦漢篆隸，融于書法篆刻之中。出版有《補硯齋書法篆刻》《臨漢祀三公山碑示範VCD光盤》《補硯齋集臨篆刻文字類編》《林健篆書千字文》《補硯齋題識漢魏石刻拓本》等。

林健



八閩文化藝術

海外推介

## 論力帆林健書法篆刻藝術



### 精神與意象

秦漢是古今文字之分野，也是書法篆刻藝術的“軸心時代”。之前，文字向秦漢發展而成熟，諸法皆備，雄渾奇肆，縱橫交響；之後，祇有回望秦漢才能明篆法、隸變而貫通。

林健的藝術精神是屬於秦漢的，藝術意象脫胎于雄渾、臻于雄健、奇肆和清麗的統一。他善于運用線條粗與細、方與圓、玉潤與飛白等強烈對比，極富張力，初看讓人感覺粗放和挺險，看久了卻感覺精微與高明。

他寫篆隸達到了自由揮灑的境地，與秦漢人的書寫狀態是一致的。他建構了自己的字體系統，用刀表現在印章里，形成了自己的篆刻風格，而且個性極其鮮明、強烈。

他的思想富有穿透力，對筆法、刀法、結構、章法了然洞達，訴諸刀筆，則穿越時空，常常讓人聯想起秦漢的明月、衣冠、金石乃至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等生動的神話畫面。說不清是直追秦漢抑或從秦漢而來，他的精神從來就沒有離開秦漢，秦漢是林健永恆的藝術精神家園。

他的行書是用篆隸筆法寫行書字形，有時用行書筆意寫篆隸結構，連篆刻的刀意也都融進去了，也可以說把他的藝術思想、篆隸行草及刻印的綜合修養都融進去了，化成一個比篆隸書與篆刻更新奇的風貌。

他的思想在“抱一”的堅守中不斷陶冶，在知行合一中升華。其書法篆刻的內容多為古德成

語、美意吉言，諸如其喜刻的印文：日月恆、與天地相翼、致廣大極精微、與華無極、長風蕩海、美意延年、中庸之為德也、壽如金石嘉且好兮，等等。這些意象折射着他的生命觀照和人文思想，飽含着對天地氣象和傳統人文精神的關懷與熱愛、契悟與感通，精神往來于天地，風格特立于古今。

林健表面是平和的，內心是孤介的，安于平淡的生活，享受着精神的高華。

他幾十年清守一方硯田，涵養一根線條，用這根極致的線條妙構出漢字的生動空間。這極具個性的線條和空間，便是力帆林健先生生命的浪漫光影。

### 師承與取法

沈觀壽和陳子奮是林健最重要的兩位老師。林健1942年出生于福州名醫家庭，其父林際陽有濟世之術又雅好工藝，與福州文壇交善。

林健10歲時喜顏體楷書，其父便將其送入沈觀壽先生門下，研習顏魯公大楷，啟蒙和奠定了書寫張力。而後沈老發現林健對篆刻興趣濃厚，于1960年新春引薦他入陳子奮先生門下。

林健學印之初，福州宿儒胡孟璽先生授意“取法秦漢”。後來林健自謂：“當時年幼不能會心，三十以後稍稍有悟，乃知秦璽漢印，切玉鏤金窮工極變，方寸之間，形象百端，各自成佛作祖。其文字或跌宕多姿，隨意而成，于變化中求統一；或綉繆正整、屈曲縝密，于統一中求變化。以至今日談印亦謂不學秦漢者則不登大雅之堂。信乎長者之言不誣也。”胡

先生還從陸放翁“風力漸添帆力健”詩意為其取字“力帆”。

我想，胡孟璽等福州老一輩文人對林健文化上的影響也是很重要的。

陳子奮先生的為學之道和藝術思想對林健的影響最大。

“膽大如海，腕旋如天，一以貫之，亦員（圓）亦妍。”這是1969年在林健27歲時，陳子奮先生為其鐫刻的硯銘。此十六字，是奮翁對法嗣的印可和厚望，也是林健一生的遵循和演繹，猶如禪家傳燈的法卷，見證斯文有脈，也見證奮翁慧眼如炬，更見證林健藝術的變與不變、堅守與行化。

但林健的藝術面貌和風格卻與沈觀壽和陳子奮迥異。他的師承是內在的、精神層面的，師心不師迹。

林健對法的取捨是極其敏感、獨到和堅定的。他對伊秉綏、吳昌碩和齊白石的藝術一見鐘情、景仰不已，在對前賢的妙悟中，很早找準定位，結就聖胎，一生涵養感悟。

林健以“印從篆出，篆從印入”為旨歸，刻印以檢篆為第一事，印與篆二者求為一體，朱文與白文二者求為一體。林健所下的功夫主要在秦篆漢隸，他畢生致力於研究與梳理篆刻文字，先後出版《篆刻字匯》和《補硯齋集臨篆刻文字類編》。

他遵循陳子奮先生之教：“學書不學帖則字不活，不學碑則不渾古，但要碑多帖少耳。”平時脫影雙鈞《蘭亭序》《聖教序》等範本，領會法要，下筆走刀卻不取二王形迹，更多融入秦漢六朝碑版神采，力求奇趣橫生。

他臨池主要以《祀三公山碑》《開通褒斜道》《石門頌》為範本，其篆隸書法的本質卻是用長鋒羊毫將篆刻文字在生宣上的發揮。也就是說，他的篆隸書法是毛筆版的篆刻文字。

### 仰望與啓示

中國文化藝術精神特別重視兩個向度——生命強度和生命智慧，後世從事書法篆刻藝術能夠自立門戶者，必須兼具二者。林健以秦漢篆隸為宗，達到了生命強度和生命智慧融合的新高度。

他的作品為什麼感人？不僅僅是幾十年追摩秦漢文字的功力，而是真切抓住了那

個虛靈而真實的魂。

林健談藝，輯有《補硯齋筆記》，要言至簡，深入淺出，將來必被重視。

在技術層面，他強調學書以臨摹為途徑，選用自己喜歡的範本，專心致志，從經典中開闊視野，培養對線條與造型的敏銳洞察力。他特別注意對筆、墨、紙性能的體驗和揀選，將筆情墨趣發揮到得心應手。于篆刻用刀則不拘刀法陳規，以筆當刀，刀刀自然。

而在道的層面，他有更豐富、更重要的內涵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。他強調讀書致力於人品道德之端正、哲理邏輯之通達。儒家、道家思想在他的生命里猶如日月同輝，所以其為人正統，從藝創新卻不讓時賢。

他有獨到的讀書經驗，曾見其刻“讀書第一”自勉，亦見其刻“曾讀數行書”自嘲。他不以博覽群書為志，更注重精研自己喜歡的經典，揣摩前賢的語錄，結合生命體驗融會貫通。他研讀文字以《說文》為宗，長期集臨篆刻文字，自成體系。他非常重視工具書的作用，隨時查閱，剖析文字形音義理；創作時極其嚴謹，構思必悉覽資料，既免于誤記，又期能溫故而知新。

敬畏與率性如同大鵬之兩翼，在他身上得以平衡與并奮。敬畏見于其對傳統倫理、法度的尊崇，對經典的悉心揣摩，對先賢教導的遵循，對真善美的堅定追求。率性見于其對生活的淡泊、從容，行筆走刀得勢就發揮，騰挪擲界，格局宏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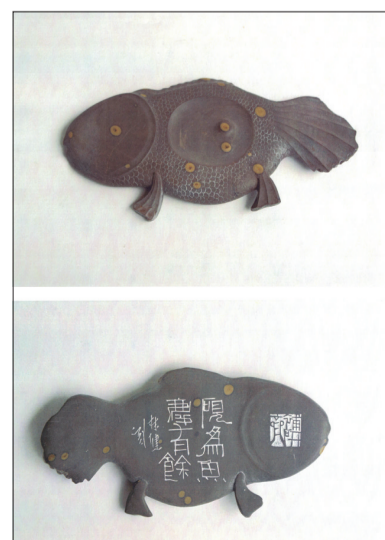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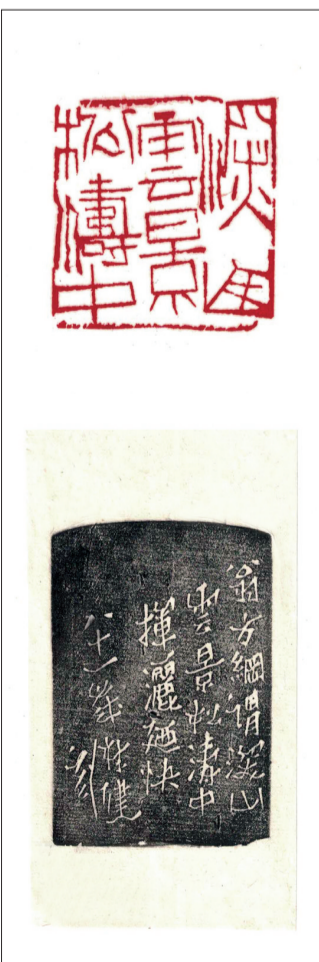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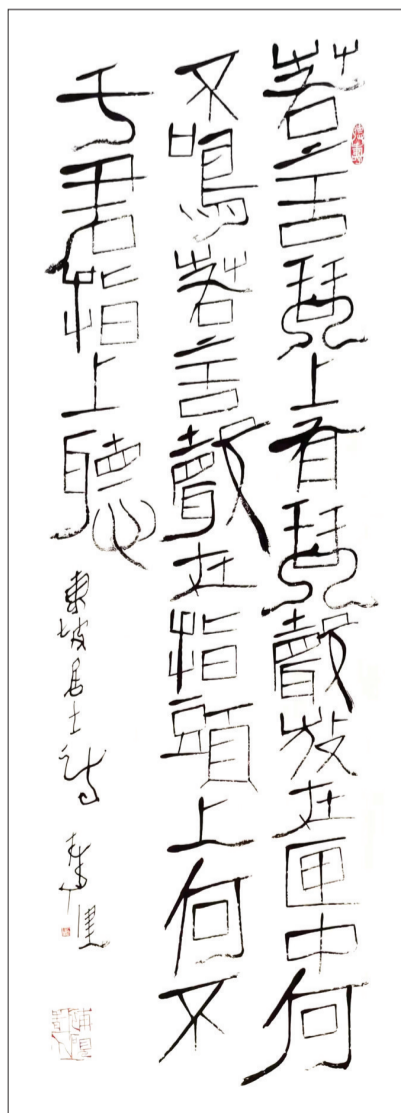
他追求“一筆了法”，致力表達一以貫之的生命意象和審美追求，走刀出筆意，行筆有刀痕，一筆能了書法，一刀能了篆刻法，筆刀不二，同臻妙境。可謂“參透古今文字相，心心筆刀一如如”。

他一貫奉持“游于藝”的古訓，以藝術為精神寄托，在“游于藝”的過程中陶冶性靈，創作時則外息諸緣，自由發揮，而能使線條和空間充滿整勁和張力，生命能量和智慧化生為書法筆墨、篆刻印文的雄奇與幽默。

他的高明還在于其深諳“反常合道”之妙要，誠如奮翁所題贈：“解牛中肯，放馬不羈，唯其不離成規，故能反乎成規。”

贊曰：

懷真抱樸自剛繁，問道往還漫討源。返本宏開新境界，隨心一筆契天元。（九安）



- 圖說：
- ①《谷熟年安》
  - ②《東坡居士詩》
  - ③《壽與山齊 福隨春至》
  - ④《深山雲景鬆濤中》
  - ⑤《魚形端硯銘》
  - ⑥《喜壽康強》